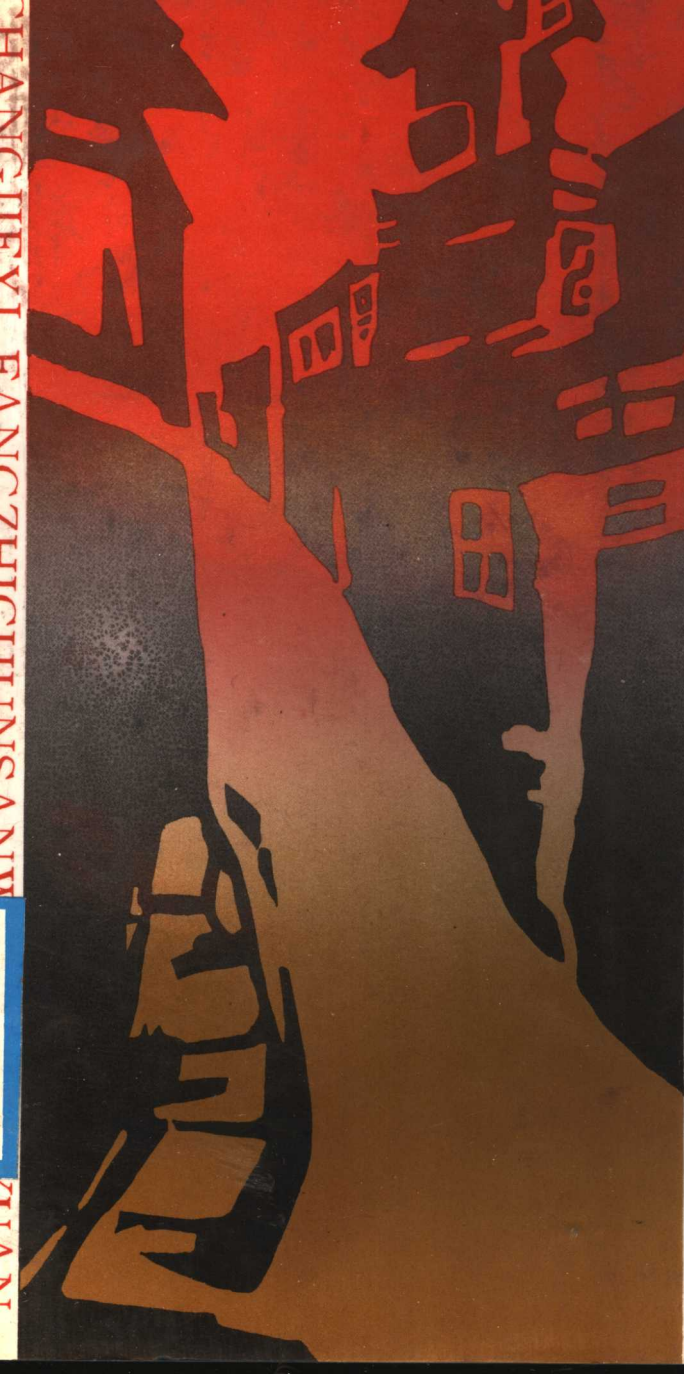




长街忆

——
方志纯
散文
诗歌
选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长

街

1267 1568

方志纯
散文
诗歌
选
CHANGJIE YI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 长街忆——方志纯散文诗歌选
作 者: 方志纯
出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印刷十一厂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 张: 7 插页 1
字 数: 15万
版 次: 199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定 价: 3.90元
ISBN7—80579—182—1/I·150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近照

前言

中国是个散文的国度，又是个诗的国度。自古以来，散文家、诗人层出不穷，灿若星空。从一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从唐宋八大散文家，到鲁迅、郭沫若，到当代最杰出的诗人毛泽东，都是一代泰斗，万世师表，给世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

我对这些文坛巨星、特别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非常崇拜和敬仰的，曾断断续续读过他们的诗文，屡屡从中汲取精神营养，接受思想熏陶，获得艺术享受。然而，却不曾想过自己居然也有勇气拿起笔来作诗，写散文。因为，自己实在是“喝墨水”太少，连“什么叫散文”之类的问题都不懂，故不敢问津！

李大钊同志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的，作为一个革命者，不仅要有一副能“担道义”的“铁肩”，还要有一双会“著文章”的“妙手”。古人也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不知是总结自己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呢，还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有更多的“闲情逸致”呢，这些年，我竟然吟起诗、写起散文来了。我自己也不明白，不知从哪里生出了这一股子“舞文弄墨”的勇气？

实际上，我所作的诗，基本上是自己信手记下来的顺口溜。从内容来看，虽有咏物的，又有写景的，有叙事的，也有抒情的，好象还丰富。但从形式来看，是芜杂的，既不像格律诗，也不象现代自由诗，平仄、对仗、韵脚都不太讲究，主观上是想对新诗做点探索和尝试。我很赞成毛主席关于诗的意见：“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但是，新诗也不是那么好写的，特别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更是如此。

顺便提几句，关于新诗，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以为，就“继承和创新”这个问题而言，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说，新诗不要求严格的格律，但是不是就连诗歌的音乐美也不要了呢？又比如说，当前有些现代“朦胧诗人”，把诗写得谁也看不懂，似乎越“朦胧”、越玄妙、越令人费解，就越有艺术价值，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创新”呢，还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古诗传统风格的全盘否定和抛弃？

散文，我是全然不懂的。这里的十余篇，据说可称之为散文的东西，都是秘书人员把我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忆、所述，按照“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写作原则，加以采撷、提炼、阐发、修饰、润色，遂成一篇篇尚能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文章，或以写人物为主，或以叙事为主，或对历史深情回忆，或对现实放怀讴歌。虽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是自己的“产品”。因此，哪怕是劣质“产品”，我也是爱不释手的，而《志敏墓前的哀思》、《长街忆》等，算是得意之作，特别偏爱，时常还要拿出来读一读，孤芳自赏。而每当我读起它们，总是心潮澎湃，激情洋溢，同时对执笔者为此付出的

辛勤劳动从内心感激。

收进本集子的诗歌，曾经油印成集，虽几度修改、斟酌再三，仍觉得“丑媳妇不敢见公婆”，怯生生，不敢拿出来发表，所以大部分是第一次公诸于众。至于散文，多为“遵命而作”，因而大多数已见诸报刊，其中有的已收入了前几年出版的我那本《回首当年》之中，这次就不再收集了。这些散文，除了《大茅山上红旗飘》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间写成的，“文革”前写得很少，而且几乎都“在劫难逃”，《大茅山上红旗飘》就是劫后“余生”的。

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大茅山上红旗飘》这篇文章，因为它不仅使大茅山这座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的山，蒙受了一场不白之冤，而且也使一些革命群众，为我吃了不少苦头。大茅山，是巍然屹立在赣、皖、浙边境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山，在革命战争年代，赣东北的党和军队曾以它为依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一个个胜利。建国后，为了开发这块红色的土地，一九五七年我响应党的号召，带领一批干部，登上了这座大山，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这里展开了一场艰苦创业、开发山区、建设山区的难忘战斗。《大茅山上红旗飘》就是以此为素材写成的。然而，“文革”中，“四人帮”一伙制造“文字狱”，攻击污蔑说这是“以大茅山对抗井冈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现在，不白之冤早已洗刷，污蔑之辞早已推倒，被打入冷宫的《大茅山上红旗飘》，好不容易找到了，终于重见天日。它究竟何罪之有？读者不妨再读一读。为了便于评鉴，除了个别地方作了点删改外，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把它搬进了集子。

前面讲到，作诗、写散文对我来说是班门弄斧，没有勇

气是不敢涉猎的。现在，正当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之际，出版社决定把我的诗和一部分散文结集出版，我就更感到忐忑不安了。我是本着一个共产党员向党献上一份礼物的心愿，鼓起极大的勇气来做这件事的。因此，倘若读者能从这本集子中得到些许有益的东西，增添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献身的力量，那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鞭策、鼓励和慰藉。

最后，我还想借此集子出版的机会对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们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和读者切磋琢磨、交流感情和思想的极好机会。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于南昌

目 录

□ / 前言	1
--------	---

□ / 散文

领袖情	1
周总理挑担	38
草鞋	41
忆阿金	44
枫	57
志敏墓前的哀思	60

大茅山上红旗飘	80
赣东行	104
张天师玉印的故事	136
南下纪行	143
登蓬莱仙岛	165
长街忆	169

□ / 诗歌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177
幸存·····	179
赴瀛上吊故人·····	179
生日有感·····	180
悼子意·····	181
在广州欢度春节·····	181
从化疗养院·····	182
登八达岭·····	182
参观百花洲·····	183
烟台行·····	184
在余江县参加庆祝毛主席《送瘟神》诗发表 二十周年大会有感·····	184
植树·····	185
南昌烈士陵园前感怀·····	185
游山海关·····	186
青山长不老·····	186
上班忙·····	187
云山行·····	188
清明扫墓（二首）·····	189
病房外散步·····	189
雪天·····	190
八十感怀·····	191
咏茶花·····	191
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	192
乘火车赴京参加全国党代会·····	193

再咏茶花·····	193
为乌风洞建烈士碑而题·····	194
八十一岁生日·····	194
观飞鸿山·····	195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	196
归来·····	196
春节·····	197
庆元宵·····	197
清明祭(二首)·····	198
谒烈士陵园·····	199
花桥·····	199
乌风洞死难烈士纪念碑奠基述怀·····	200
重登大茅山(三题)·····	201
大茅山再行记·····	202
登四角平大寨旧址·····	203
登蓬莱阁·····	204
咏春夏秋冬·····	205
喜雨·····	205
香花变臭花·····	206
霜菊·····	206
赞南丰·····	207
小阳春·····	207
病中吟(二首)·····	208
古代四大美女咏评·····	209
贺《秘书工作》创刊五周年·····	210
送马迎羊·····	210

领袖情

——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的片断回忆

毛泽东同志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在他叱咤风云的一生中，和许许多多的人有过接触，有过交往，给这许许多多的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一名普普通通的党的干部，有幸成为这许许多多的人中的一个。

我有幸曾和毛泽东同志接触，有幸曾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聆听他的教诲，感受他的温暖……

一、“你们那里好得很嘛……”

这是烽火连天的岁月，我在江西中央苏区瑞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

一九三三年初，中央电令在赣东北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红十军到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我随军到了黎川一带。

接着，我和邵式平同志受赣东北党组织和方志敏同志的委托，带着汇报材料和中共赣东北省委的报告，从黎川出发，前往党中央所在地瑞金汇报工作。

早春赣南，丽日融融，暖风熏熏，草木泛绿，鸟雀呢喃，到处洋溢着明媚的春光。

我们策马扬鞭，穿行在春深如海的山野里。

英国美国不如兴国，
南京北京不如瑞金。

.....

一阵悦耳的苏区山歌，悠悠传来。抬眼望，不知不觉就到了瑞金城。

我们喜孜孜、兴冲冲地来到中央机关，向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博古同志汇报——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已从上海迁到了瑞金。

在博古同志办公室，我们向博古同志简单说明来意之后，便将汇报材料取出，送到博古同志手上。

由于这是我们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央汇报工作，所以材料写得比较详细，比较长。博古同志接过厚厚的一迭汇报材料，随手翻了几下，便满脸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个材料，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啊。”

我年轻气盛，一看博古同志对我们不冷不热，话中带有几分讥讽，心里就冒火了，当即顶了过去：“怎么能说什么都没有呢？赣东北党是有的嘛，赣东北红军是有的嘛，这次我们就带了一个军来中央根据地。”

邵式平同志见我越说越激动，连忙拉了我一把，然后用一种调解气氛的平和口气对博古同志说：“请首长看材料，我们改日再来汇报。”

博古同志冷冷地说：“好吧。”

“怎么办？”从博古同志办公室出来后，我和邵式平同志商量着，决定还是找毛泽东主席去。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毛主席对赣东北是感兴趣的。早几年在他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就这样称赞过我们：“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是对我们赣东北根据地的充分肯定和科学总结。

“走，找毛主席去。”我们很快商定，找毛主席汇报去。

我们向毛主席住地——沙洲坝走去。一路上，我边走边想：毛泽东，我早在大革命时期起，就不止一次听到过这个响亮的名字，可是却一次也没有见过面。毛泽东是个什么模样的人呢……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毛主席的住所。这是一栋低矮的乡间普通瓦屋，屋子前面矗立着两棵郁郁苍苍的大树，枝繁叶茂，如盖如云，显示出倔强峥嵘的生命力。

正在屋里办公的毛主席，得知有人前来找他，立即高兴地走了出来……啊，我心目中十分崇敬的毛主席，今天终于见到了您！

毛主席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身没有领章的灰布军装，衣服很旧了，但洗得很干净。不知是忙呢还是习惯，他蓄着长长的头发，未加修饰，但很平整。一双令人难忘的眼睛，放

射着深沉、睿智、温暖的光芒。清润的面颊，流露出坚毅和乐观的神色。

我们走上前去，向毛主席作了自我介绍。这时，毛主席用他那有力的双手，久久握住我们的手，连连说：“欢迎，欢迎。”然后拉着我们进了屋。

一坐下来，毛主席就关切地询问方志敏同志的情况。毛主席说：“方志敏同志我见过两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武昌。这个同志很好，他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

毛主席和蔼可亲的话语，消除了我们初次相见时的紧张心理。我们告诉毛主席，红十军已经调到中央苏区来了，方志敏等少数几个领导同志还留在赣东北。毛主席听了，感到有点惊讶：“哦……你们那里不是好得很嘛？”

这时，毛主席详细地向我们询问起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他从赣东北的政治、经济问到历史、地理，我们一一作了回答。为了叙述方便，他还叫我们画了个草图说明。

毛主席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

我们越谈越起劲，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我们起身告辞，毛主席望着我们，不解地问：“怎么？不谈谈？”

邵式平同志说：“天快黑了，耽误您休息了。”

毛主席站起身笑着说：“哦，你看，我们谈得连时间都忘记了。”

毛主席把我们送到门口，他凝望着夕阳映照下的根据地的大好河山，饱含感情地说：“真想和各苏区的同志多谈一谈，真想和你们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多谈一谈。”

毛主席握着我们的手，沉思片刻，意犹未尽地说：“明天下午请你们再来谈谈，好吗？”

我们兴奋地答道：“好！”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再一次会见我们。

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问我们：“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

我们回答说：“是中央调我们来参加第四次反‘围剿’的呀，您知道吗？”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王明路线已经排挤了毛主席对党和军队的领导。

毛主席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果断地说：“红十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而应该加强嘛。”然后又关切地问：“主力调来了，家里还有没有部队？”

我们回答说，还有一个赤色警卫师，准备以它为基础，再组织一个军。

毛主席听后，放心地点了点头说：“好。”

接着，我们向毛主席汇报说，方志敏同志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首先，是抓主力红军的建设。赣东北红军从开始的“两条半”枪，逐步发展到一个连，一个团，一个军。其次，是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当时，省有警卫师，重点县、乡、村分别有独立团（营）、大队、中队（小队）。至一九三〇年，赣东北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体系——主力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相结合——基本形成了。

汇报到这里，我们有些担忧地说，这次红十军一调走，赣东北的军事力量就很弱了，虽然已开始组建新红十军，但装备低劣、经验不足，真担心敌人“围剿”时，难以阻挡。

毛主席听了，不以为然地说：“敌人‘围剿’你们，你

们跳到敌人后面去就是了。”他解释说，“敌人是想要消灭红军的，红军走了，他还打谁去？他不就撤军了嘛！”说着，毛主席好象看见敌人撤军，轻松地笑了起来。

毛主席实际上是指示我们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跳到根据地外去打，而不要和敌人打拼消耗的阵地战。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完全领会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意义，认为在敌人对我们实行大筑其“乌龟壳”的策略面前，没有大炮是不行的，总想弄点大炮之类的武器，因此一个劲地向毛主席要求说：

“新组织一个军，武器太少、太差，我们想要点大炮。”

“装备还是从敌人那里夺，炮、炮弹、枪枝，是应该支持你们一些。这个嘛……打完这一仗再说吧！”毛主席说着，站了起来，踱了几步，然后望着我们，又一次启发说，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攻敌人的碉堡嘞？不可以把它引出碉堡来打嘛？”

毛主席这一番话，使我们的思想终于豁然开朗，亮堂了许多……

旋即，毛主席回到座位上。这时，话题开始转到这次部队调动上。我们把红十军干部、战士当前的思想动向作了汇报后，说：“同志们还是想马上回赣东北去。”

毛主席认真地问道：“跟中央说了没有？”他坚定地对们说，“要服从中央的命令！”

“还没有呢，我们只是跟主席谈谈。”我们回答说。

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说：“要跟中央报告。”

“报告？有的人连我们汇报都不愿意听！”我略带气愤